

## 看云听水日无虚

秋光辗转，我在滁州的皇甫山。这个季节进入深山，有很多好处，一是可以吃到季节恩赐的各种果子、菌子，二是可以看山高月小、水落石出。

耕云种月，是古人擅长的事情。我在皇甫山的一片叫不上名字的山谷里住下来，别墅很偏，却很干净，出得门去，是一条潺潺的山溪，丰水期，这条溪哗哗然作鸣，很是好听。

搬了条竹椅，抹了些薄荷脑，我就在溪边垂钓，水很清，游鱼游过来，又旋即游走，这些流窜在溪水中的鱼鬼精鬼精，多半是不吃钩的，除非是饿极了才会吃。我也不着急，鱼竿支起来，漫随流水，我自仰天看云。

刚下了雨才两天，天空晴得好，白云悠悠。山间的云，似乎也比都市的云飘得慢一些，这个世界的节奏太快了，所有的慢都难得。就像我这次来滁州，从亳州坐了一趟绿皮车到蚌埠，再从蚌埠坐巴士到镇子上，再从镇子上坐摩的到这里。尽管周折，却也能体验久远的交通方式带来的怀旧感。云彩悠游，一会儿像马匹，一会儿像游鱼，而我坐在地上的溪边，心里想的却是天上的“溪边”，天地间似乎就只有草木和我一个人了。

咔嚓，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正砸在我的肩上，我吓了一跳，捡起来一看，竟然是栗子，已经在秋风中咧开了嘴的栗子，露出白而泛着米黄色的嫩肉，这真是熟透了的季节。进入这片

山谷的时候，沿途看到农舍边放着辣椒、玉米、黄豆、绿豆，还有滚圆的南瓜，一竹匾，或是一嘟噜，在檐下的阳光里，贪欢此季。

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，不妨戴着墨镜看向林子，各色的鸟雀在林子边飞来飞去，会捉一些已经老迈的虫子，也会啄农舍门前竹匾里的绿豆，这个季节里，它们也不会亏嘴。白鹇在远处的溪边，振翅飞向林中，白色的尾羽果真不负林中仙子的称号；喜鹊只是飞，一抹浅灰色划过天空，它们噤了声，用手机推镜头仔细看才知，它们嘴里噙着黄黄的柿子或南瓜一样的东西；也有小东西，比如三五只螳螂，低低地飞过草木，肚皮已经黄了，又到了它们产籽的季节，它们的卵会在树枝上结成一个囊，来年春日才能自助孵化。

最喜的还是这个季节山中的气。月桂的香气，袅袅地从远处传来，暗香浮动。让人想起桂花龙井的味道，还有桂花赤豆糊的味道，很久没有吃到桂花赤豆糊了，早些年在合肥上学的时候，每每去步行街，都要点上一份，那样一份赤豆糊堪称奢侈。草木发而幽香，秋季的草木，在水边贪享最后一季的盎然，青草气息是天然而妥帖的，嗅一缕就让人着迷。远处，有农妇在用皂荚洗衣服，皂荚老了，够下来，砸碎了在溪边洗衣，取之于自然，用之于自然，环保得很。棒槌敲起来，

这样古老的浆洗方式，在这样的秋日，十分具有仪式感。

也有做柿染的，老林子里有那种晚熟的磨盘柿子，还硬着呢，取下来捣碎，出汁水，在木桶里做成柿子染，那种柿子染做出来的粗布，颜色温润，呈月光色，暖暖的，穿起来也舒适，就是旧时母亲做出来的那种衣衫的舒适感。更不会像现如今的一些新衣服，买来必须要洗，一股工业原料的味道，确实让人不放心。

水潺潺地从溪边流走，被溪边的水草分割成嗖嗖声，被溪中的游鱼搅动成哗啦声，被溪岸的鹅卵石阻挡成噌楞声……溪边的河卵石赭色、灰色、褐色、黑色皆有，五彩斑斓地，像极了落在凡间的星星。这里是江淮分水岭的核心区域，空气质量好，夜晚可以看到漫天繁星和银河。钓的鱼不多，我收了鱼竿，早早吃了晚饭，盼着天光暗下来，我可以看到星河。夜空的星星果真不让人失望，耀眼、眨眼、晃眼，不时还有流星。山间的草木黑黢黢的，除了漫山遍野的虫鸣，夜静得出奇。

窗外落了露水，已经有些凉了，在院落里走着，一抬头，看到一树银白，好奇是什么，低头看到地上跌落的果子才发现，是乌桕子，这些乌桕子，硬度高，夜晚竟然还有些荧光色，颇不难看，它们是结在树梢上的星星。

著名画家石涛写有配画诗《松下萧然》：松下萧然紫箬居，看云听水日无虚。此间自觉闲闲的，消受青山一卷书。

就这样，在滁州皇甫山中，坐享一山秋趣，看云听水，日不虚度。

### 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## 清明

清明风日最暄妍，踏翠寻芳放纸鸢。

怕见荒田萧瑟处，新坟又立旧坟前。

这阵儿被琐事裹挟，不觉已是清明节气。正是人间四月天，处处桃红柳绿，杏梨桃李争相绽放，仿佛迫不及待地将青春绽放、耗尽。此时，或踏青春游，或趁风放纸鸢，都是绝好的季节。农家开始犁地春耕，沉静了一冬的大地热闹起来。

清明二字，本该风清日明，心情爽朗，然而这个节日一到，思念便将心头占满，那些还来不及好好相处的人，消失于人世，如这春日之花，被突来的春风吹落而去归隐泥土，曾绽放于枝头的绚烂，终归会被人们遗忘。

父亲的坟迁至工业园区东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与立于前边的新坟相比显得瘦小朴素，这些年，这片公墓地里新墓不断长出来，远远望去如一个新村的村子。最多能看到大概有五代，规模宏大。

有钱的人家墓园装修气派考究。我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还有没有贫贱富贵之分，或许也有，也或许会大反转。在人世清贫疾苦或许到了天堂地府却是另一番境地。当然，所有的只是活人的猜测，也或许人活一世草木一秋，去了便腐烂于泥土，与落花秋叶归于尘土。

这个清明，看着满树桃花开，想着那个名字叫花的人离开人世已经三年之久了。她是我的同事，与我相同年纪，是我初入单位时的第一个朋友，也是第一个对我笑脸相迎的人。那时的我校园稚气未褪，一如从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这样的人在校园里是受欢迎的，而社会上

就不一定了。

在学校里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就像这春日里盛开的花人见人爱。然而，在一个单位里尤其是一个大多数人资质平平的单位里，你的才华、你的美貌，甚至你的单纯都成为孤立你的最好由头。

我们俩前后到单位报到上班，开始分配的工作是入户收费。同是单纯之人，自然共同语言多，无形中就走到一起，之后，我们就无话不谈了，我们会说起初恋，校园的美好时光，会憧憬未来，会向往爱情。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收费，一起没心没肺。她是个善良的人却会教我不能任由人欺压，她会为我挺身而出，数落那些莫名其妙伤害我的人。她成了我在单位唯一的温暖。

后来，我们各自成家，生子，逐渐疏离。我在新闻部工作，她在办公室。我工作走上正轨顺风顺水，她却并不如意。那时她会向我诉说工作中的烦恼，生活中的不如意。那时的我们还看不透人性，因此会去计较较会郁闷。然而除去诉说，从不会去捍卫，之后，她又调去了机房，与专业更是愈走愈远。

那时，我只知她婚姻不和，却从不知她隐忍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苦难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有些并不是好人却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，而有些人善良努力，却从不被温柔以待？我们总在日复一日中将棱角磨平，最后与不公握手言和。一个女人，婚姻如另一次投胎，如果婚姻不幸就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幸。本该良善之人有良配，然而，老天就是如此不公。我们在选择一生托付之人时想的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想着是那个人能为我们遮风挡雨。谁曾想，原来所有

的风雨却都是此人带来的。

我总能想起与她最后一次相见是在卫生间里遇到，她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，谁曾想这一别就是一辈子。之后的第三天，我就惊闻她被家暴致死的消息，不相信与着急的情绪混杂在一起，我忍不住开始暴粗口，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心中的惋惜与疼痛。她离开后的两月之内，总有一种断魂之感，幸好老天垂怜，我被暂调到旗委农工部，然而我与她的往事如影随形，本已经模糊不已的点滴，却一桩桩一件件清晰起来。那段时日我最怕问到的事就是关于她的，我闭口不谈。有日群里又开始谈论她，我果断制止：“她是与我要好之人，请你们让她安息。”

有一天夜里，她清晰地走入我梦里，我问起她在那边的境况，她笑颜如初，“挺好的。”醒来后，我安慰了许多。她到底不曾忘记在我们最好的年华相遇，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，到底我们的友谊还长存心里。她定是知晓了我心中的思念与后悔。

三年过去了，我还是不时想起她来，她还是那样笑眼弯弯，有时候她会入梦，梦里我们一如从前那般在一起拉着体己话，她还是那样年轻。又是一年春暖花开，她在三年前的这个时间离开，像一片刚入秋就落下的树叶，通体碧绿，纹路清晰，正是人生最灿烂之时，许是大树抛弃了它，也或许是秋风诱惑了它，离开的那样决绝，任汽车陌生人碾压蹂躏。来年，它离开的枝丫上会有新叶长出，可那片再也不是这片了。

世事飘忽无定，从来没有量身定做的人生，任谁也无法预测，或许宿命从来不能改写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乐观地去生活，接受过程带来的结果，淡泊从容过好每一天。无所谓成败，无所谓得失，无所谓生死，也无所谓来去。

### ◇ 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